

阿克苏的紫阳移民

杜文娟

与阿克苏相识,源于家乡陕西的一场山洪灾难。

位于祖国之心脏部位的陕西,与千里之遥的西北边陲阿克苏,怎么会有联系呢?这要从 2000 年 7 月 13 日说起。

这天上午,连续下了三天大雨的陕南紫阳县瓦庙镇,忽然暴发山洪的滑槽,洪水泥石流顺山而下,房屋倒塌,道路受阻,堰沟决堤,耕地毁坏,有的树皮都被洪水剥离,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,数人伤亡。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百姓,面临无家可归,无地可耕,无家可归的局面。帐篷搭起来了,救灾粮送来了,道路勉强能通了,维持未来生活的唯一条件——土地,没有了。

几百户人家,老老少少数千人,何去何从?农民着急,当地政府也四处寻求支持。历史经验告诉他们,移民,是安置灾民的最好办法。这么多人,往哪里搬迁移出呢?政府出面,联系过某地,要么对方一下子接收不了这么多人,要么灾民不愿意去。正在所有人陷入痛苦无奈的时候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,向身处灾难的人们伸出了援助之手。团部一位领导的家乡在紫阳,年轻时应征入伍到新疆,转业后到兵团工作。家乡发生了如此大的灾难,自然牵挂着这位兵团人的心。

胸怀大爱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,发扬了军民一家亲的优良传统和作风,曾经接纳过成千上万千里迢迢过生活的群众,现在又欢迎来自陕南山区的灾民。很快,紫阳县政府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接,一师一团,腾出空房,让出承包地,派出工作人员,翻山越岭,整整一列绿皮专列,从汉江之滨的紫阳县城出发,来到三天三夜,穿隧道,过戈壁,翻雪山,呼啸着,来到位于阿克苏市金银川镇的一师一团。从山清水秀的秦巴山地,到天山南麓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边缘,气候、地形、植被都发生的巨大变化。

到来没几天,就是中秋节。后来有人告诉我,这个中秋是最难忘的,泪珠比月亮都大。

移民也是有规定的,每家不超过四个人,所有人口必须 35 岁以下,这个限定,卡下了不少人。后来我从其他渠道知道,这次移民,也有招工的成分。

2001 年夏季,也就是这批移民到新家第一年,我到新疆旅游。从阿克苏乘坐长途汽车,专门到一师一团寻找过他们,想探寻他们的生活情况。记得是一个正午,太阳灼热,温度很高,经人指点,爬上一栋家属楼的四层,敲开一户人家,一位中年男人接待了我,他是分管人事的领导,向他打听移民住在哪里,想去看看老乡,他没有告诉我具体情况。

多年以后,依然记得他的发型是三七分,花架子上有一只花瓶,里面插着几根蓝盈盈的孔雀羽毛。那个时候,我还不知道那批移民,一共来了 400 户左右,一千多人,全是年轻劳力和他们的孩子,年轻的父母还留在家乡,或者投靠亲友到了别处。

当然,也不知道大覃。从 20 年开始,我详细了解新疆历史和梳理家乡的人和事,了解汉江上游的新历史和文化,民风民俗,那是“南水北调”中线工程水源涵养地,丹江口水库的水,大部分来自汉江中上游。24 年前的那场灾难如今生活怎样?紫阳县的子女非常热情,给了我大覃的电话和微信,又补充说,这位移民最大的收获,是培养了几位优秀子女。

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,儿女是父母的命根子,又是父母的第二张脸,为人父母,谁不在意呢?便迫不及待地与大覃电话沟通,真诚地向

我讲述了移民后的生活。还将一同去的小覃微信推给我,另一位是比他们早去的老乡陶师傅。陶师傅曾经在内地当过义务兵,复员以后不愿意回到老家,通过熟人介绍了喀什,承包土地,种植棉花,因为妻子的父母在一师一团,又从喀什找到了妻子的娘家,自然和来自家乡的移民交朋友,一师一团所在地,就是金银川。

大覃、小覃、陶师傅,三位年龄相仿,都是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、70 年代初出生的人,两位覃师傅算是堂兄弟。

目前,大覃承包了 200 多亩棉花地,小覃的地少一些,陶师傅不但有承包地,还是农机合作社的股东,几个人入股购买了采棉机和其他农机。知道我对种植棉花有兴趣,2023 年从铺膜播种到机采棉,我都全程跟踪,有时候请他们发来照片,有时候在视频中看他们给棉花地浇水、补苗、无人机喷农药。恰在采棉花的时候,我又去到金银川,跟他们一道,在棉花地、水稻地、红枣地实地探访,算是对棉花生长全过程有了一个直观地了解。

2023 年 9 月底,我从建设兵团一师一团所在地的阿拉尔市,驱车两个多小时到一师一团,正是采收棉花的季节,大家都很忙,老乡的周到热情令我感动。

恰逢大覃堂妹的儿子结婚之后几天,要答谢帮忙的亲戚朋友。酒席设在二团团部的小镇上,两桌客人,菜品有点川菜特色,也有点新疆本地特色。他们告诉我,婚礼是在阿克苏办的。新郎新娘都在阿克苏上班,临近国庆,单位工作忙,没有回来。亲家在同一个连队,老家在甘肃,显得比较年轻。

饭桌上大覃是紫阳老乡,还有从老家来的一位老人,是覃堂妹的母亲,已经在女儿家住了好几年。另一对父女,是覃堂妹的弟弟和女儿。这位弟弟皮肤明显细腻白皙,与同龄的移民,有很大区别。女儿在西安一大学读书,是从紫阳县中学考去的。有人对我说,这位老弟当年也移民到这里,待了两三年,觉得这里空气干燥,冬季漫长,适应不了这里的气候,又回到家乡。

覃堂妹的公公曾经来这里,和他們住了几年,后来健康出了问题,到阿克苏的医院检查以后,老人偷偷买了火车票,上车以后,才打电话告诉他们。回老家两个月以后,溘然长逝,土葬在曾经泥石流滑塌的山坡上。

国庆节日期间,覃堂妹又在家里摆宴席,是在连队分配给他们的平房里,平房连平房,一排一排,一桌在客厅里,开的是流水席。大部分客人是紫阳老乡,说着家乡话,也有团部和连队的其他客人,帮厨的全是老乡,中青年女性为多,菜没有上桌,我就闻到了家乡的味道。

棚子外面,支了一个临时煤炭炉子,炉子外边,就是棉花地,棉花已经采尽,秸秆粉碎机还没有开来,远处是黄灿灿的水稻田。金色的水稻,金色的棉花,就是金银川的由来。炉子上架着三层蒸笼,蒸着蒸馍,热气腾腾,厨房的煤气灶上炒菜翻炒。菜盘子上桌前,撒走瓜子、花生、水果糖、鲜紫葡萄,每人一个纸碗,一次性木筷子,然后上凉菜、炒菜、蒸馍、汤菜,依次端来。泡菜炒土豆丝、腊肉炒青椒、粉蒸肉、豆腐乳等等,熟悉的家乡味道,感觉回到了云贵缭绕的汉江之畔。

大覃的学习告诉我,这批移民最大的改变,是孩子普遍优秀,这主要原因是教师的眼光高,有爱心,这是兵团人的共同特点,一人独放不是春,百花齐放春满园。如果一直在老家,三辈子都出了一个博士。

陶师傅一儿一女都在 200 公里以外的阿拉尔上高中,每个周末回家,有时候他会开车

接送。阿拉尔作为一师师部所在地,师资力量雄厚,他无限骄傲地告诉我,按照儿子现在的学习成绩,培养不了两个月,花了五万元,买了一架无人机,给自己家棉地喷完农药以后,有偿给别人服务,无人机一项收入,也比较乐观。之前在视频中,见他操作过无人机,所以,一到他家棉花地头,就非常亲切。

征得小覃同意,跟着他去阿克苏卖棉花,棉花品质不同,价格也不同,手工采的棉花高于机采棉,一公斤高出几角钱。人工采棉非常稀缺,只有地头二三十米需要人工采,采过以后,秸秆粉碎机哗啦啦转几圈,几分钟,就变成了小操场,方便采棉机下地和掉头。采棉机分箱式采棉机和自走式打包采棉机,打包式采棉机采收一定分量,落下一个个棉捆,外包装一般是金色的塑料布,通常被称为金蛋。箱式采棉机采满一箱,直接倒进早已停靠在旁边的集装箱式卡车,集装箱是雪白雪白的那种,箱体上用红色油漆写着几团几连,在阳光下格外耀眼,老远都能辨认得出来。

我们这次出售的是八辆车,也就是八个集装箱棉花。车到棉花厂大门口,有专人爬上车抽检,如果是金蛋,则用带钩子的长长铁棍,扎进巨大的棉花卷,勾出一些棉花,初检合格以后,车才能开进棉花厂,进去以后,直接开到一个铁板上,这就是磅秤,过完秤,再开到小山似的棉花旁,自动称车,司机又开上空车,出厂的时候,又过秤,两次称出的重量相减,就是棉花的重量,棉价每天也有波动,我们这次棉价是一公斤 7.8 元。车出厂,几分钟,手机叮铃两声,提示绑定的银行卡到账,小覃这次收入七万多。

秋去冬来,根本无法下地劳作,忽然想起那双颤抖的手,和小山似的棉山。的确,那是种棉花一年辛苦,从春天播种,到秋季售棉,种子、薄膜、水、肥、农药,插秧,土地承包费,等等费用,都要计算进去,售出的棉花价格如果太低,就会亏本种棉。

在一师一团多个连队,经常能听到乡音,许多人种植着连队分配的几十亩份田地,房前屋后,也会养几只鸡鸭鹅,从穿着气质来看,生活不是特别富裕,也不是特别贫困,属于衣食无忧的状态吧,一些习惯,还保持着农民的做法,比如到饭店吃完饭,有大量剩菜,而不打包。大覃、小覃、陶师傅们,算是移民中的佼佼者。

走访紫阳移民的几天,每次出行,都是开着小车接送我,说着标准的普通话,不管到田间,还是到景区,行驶在辽阔的田畴和白云花的盐碱地,偶尔在座位上看见几朵棉花,或一顶麦秸编的草帽,才想起他们是种植棉花的兵团人,而非纯朴的老乡。

这让我想起一句话,吾心安处是故乡。一师一团,显然已经是他们的故乡了。挥手告别之时,满心欢喜,也有惆怅,20 余年追寻这批紫阳移民,终于尘埃落定,从青年到中年,见证了他们的欣喜,也见证了他们的乡愁,是得是失,一言难尽。

也许,这就是生活,有阵痛,有希冀,生生不息,组成了人间,构成了历史,绵延流长,是瞬间,也是永恒。

陶师傅一儿一女都在 200 公里以外的阿拉尔上高中,每个周末回家,有时候他会开车

这几天,突然变得有些炎热,行走在路上,感觉少了一些凉风,扑面而来的是一层又一层热浪。我知道一年中的第 11 个农历节气,小暑到来了。

小暑让人步入小热,当然还不是大热天。儿时家在农村的我,想起家乡人爱说的俗语:“小暑节到身,一日长三寸”;“荷三寸”;“满园乡蝉从初伏噪声来。柳枝翠条随风曳,凌霄绕树花放彩。”我知道这是由写景而抒发一种心境。家乡小暑时节,莲花开得茂盛,初伏的蝉鸣噪声大;河边柳树苍翠,柳条柔长随风摇曳,凌霄红花藤萝缠绕在树枝上,一簇簇粉红色喇叭花,缀于枝头迎风飘舞,美艳而逗人喜爱。夏花在节气中绽放,节气在夏空中徜徉;小暑的热浪,被绿荫和花色美景所忽略,让人心态平静安好。

记得这个时节,父亲就爱讲小暑的来历,至今我还记忆犹深。他说我国的古书,将小暑分为三候:“一候温风至,二候蟋蟀居壁,三候鹰始击。”小暑每五天,一候到,风吹皆是热浪袭来,溽湿蒸腾,屋里闷热,屋外也难找到凉快的地方。二候到,持续炎热,田里的蟋蟀,就开始逃窜在房屋墙角下,或泥坑石缝里躲藏起来。三候到,热得老鹰都难在地面栖落,而在高空盘旋活动,因为高空比地面清凉。父亲的这些话,是生活所见,节气现象,在乡村也见到了真实答案。

小暑气温逐渐升高,是带来雷雨最多的时节。家乡农谚说:“季夏伏小暑,闷热蒸雷雨。”由于雷雨量次多数多,时有洪涝灾难发生。家乡人长期面对这种情况,久而久之积累出农事常规:“高坎深沟防洪涝,保地保土又保苗。”这种措施办法,在乡村还真的管用。我记得上坎屋的谭大叔,他上过高中,写过一首打油诗,名曰《小暑时节》:“三场暴雨一彩霞,十亩荷叶五亩花。竹床搭在院坝睡,凉风驱暑满窗纱。”这首诗很有情趣。家乡人常说,“白雨(雷阵雨)有三场,一场接一场。”白雨过后,云彩散开,天空明朗;莲藕田等,夜幕降临,水乡人碧绿的荷叶,有一半是盛开的莲花。不啻夜露滴晓,带来荷花清香,弥漫在户户院落中。

家乡这个季节,雨水丰沛,光照充足,庄稼作物生长得齐壮、绿昂昂的。这就是家乡人常说的:“有钱难买五月旱,六月连阴(多雨)吃饱饭。”意思是说五月要少雨多晴,因为农事要抢抓抢种还要抢时;六月小暑时节,天气炎热水蒸发大,庄稼成长需要保水润墒,若是雨水增多,粮食才会丰收在望。所以家乡人,期盼小暑时节多雨,既能缓解暑热带来凉爽,也能期盼多秋带来一个好收成。

家乡人在此时节,不管地多么炎热浪人,也要顶着酷暑高温,劳作在田间管理中。此时田里稻苗已拔节,需要薅秧追肥;地里早苞谷进入孕穗期,需要除草培土;红苕藤蔓铺天盖地,需要翻藤垒兜。加之盛夏高温,蚜虫、瓢虫等多种虫害盛发,防治病虫害也至关重要。不动声色的家乡人,就这样汗流浹背地干活,爱把搭肩的毛巾拿下来擦擦汗,偶尔摘下头上的草帽扇扇风,可嘴里却咕嘟着:“六月不热,五谷不结”。身上挥汗如雨,心里依旧安然自得。

家乡人有句俗话说:“热在三伏,心火易出”。小暑处于初伏前后,正是人们心热意乱显露时。然而家乡人进暑入伏,有传统的养生秘籍,来适应这个季节。家乡草医谭五叔,爱给我们讲民间医道,说这个季节阳气极盛,阴气滋养不足,人就要多喝绿豆汤,来消暑败心火,滋阴润燥,肺气平衡下去。所以,家乡人夏天喝绿豆汤,辅以荷花(金银花),成为消暑解渴;还有喝莲子羹、冬瓜汤、绿豆粥等食补的习惯。小暑的家乡人,就这样在饮食上起居上,尽情配合着自然的节奏。

古代农谚说:“小暑大暑,上蒸下煮。”虽然一年热的季节来到了,但是如今解暑降温的设施,却是应有尽有。比如我的家乡,同样享有电风扇、电空调、电冰箱,喝上冷饮了。然而,家乡人却不依赖它,传统的心态没变,吃苦耐精神仍在,热燥不避不躲。庄稼地里的活,照样去干;外出务工的钱,依然不辍。他们照样几杯绿茶,喝几碗绿豆汤,心态坦然散淡,心神从容舒畅,便是心静自然凉吧!

小暑季节,借心安家乡,降燥去暑。在城里同家乡人一样,过一个挺好的夏天。

小暑的家乡

沉岩

纪实散文

散文的“实”与“虚”

张斌

小说是虚构的艺术,而散文必须真实,真实是散文写作必须恪守的基本伦理。散文是真实的生活。“实”,指的是散文中的具体事物、人物和事件等,这些是真实存在的,不能任意编造。这些真实的元素构成了散文的基础,引领读者通过文字感知作者所描绘的世界。比如一篇游记,作者描绘真实的景点,写出他的所见所闻;一篇描述亲情友情的散文,作者会讲述亲人朋友间的真实故事;一篇励志的散文,作者会讲述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榜样和励志故事。当然,仅仅只有这些还不能构成一篇散文,散文还必须化实为虚,有深化有感悟。散文写作上的“虚”,是指情感、想象和象征等抽象元素。这些元素让散文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,为读者提供更广阔的思想空间。情感表达是散文的一大特色,它可以是喜怒哀乐,也可以是深沉复杂的心情;想象则是一种超越现实的创造,它为读者打开了另一片天地;而象征则是通过具体的事物表达抽象的概念,使散文的表达更为含蓄而深刻。好的散文是在恪守真实性的原则上,虚实结合,从而让散文光芒四射,产生独特的魅力。

古人非常看重文章的真实性,刘勰讲:“夫以草木之微,依情待实,况乎文章,述志为本,言与志反,文岂足征。”强调文章内容与情感要与客观事实相一致。而现在,很多作家似乎忘记了我们的散文传统。空心散文,虚假散文泛滥。散文创作的数量越来越

多,真情实感的散文却越来越罕见。索尔仁尼琴说:“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。”谢有顺套用他的话说:“一个真实的细节有时比整个虚构世界的分量还重。”一个作家,如果相信内心的真实和具体的世界、事物密切相连的话,他必定会进入一种眼睛式、耳朵式写作,因为在我们这个重视具体事物的时代,有时惟有借助看、听、闻、嗅,才能反抗遮蔽,澄明真实。“散文不写为歌颂什么,不是为了批评什么,散文是表达个人对世界的独特发现,而这个发现必须建立在真人真事和真实的社会生活之上。”

我比较推崇岚皋知名作家杜文涛的散文集《山有木兮》,它看起来只是关于古树名木的琐事,其实它所涉及的是一种生命的状态,或许很轻,所呈现的人或者动植物也很普通,但生命却有着异乎寻常的重量,这些“生命状态”的描述为散文坚实的物质外壳,是“实”的。而由此产生的联想、感叹以及思想感情,在散文理论上被称之为“虚”的部分,也因此有了质感,有了沉甸甸的分量。“实”到了极致,“虚”就到了极致,作者所表达的思想和情感就有了,而他的灵魂就不是缥缈的,是与故万物融合的,是扎根于故乡深处的。古树名木以及依附它的人文风情,人物故事写得十分充盈并富于暗示性,微妙的思想情绪,可激发读者的想象,去补充、勾画隐含的一个个“虚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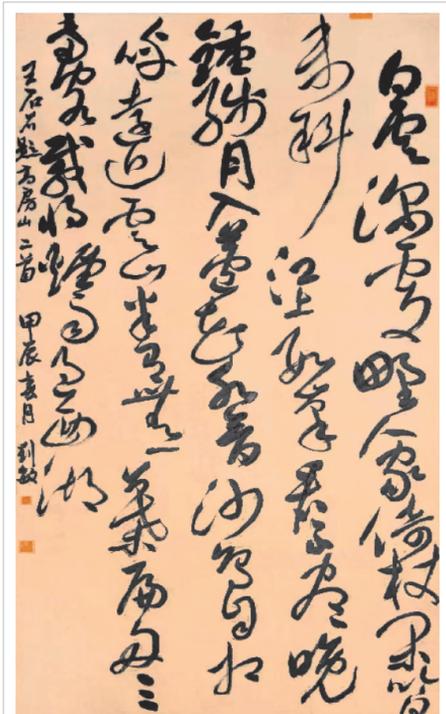
点。以“实”带“虚”“虚”“实”结合,做到“虚”中有“实”“实”中有“虚”,达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。

散文必须真实,事件要真实,情感要真实。散文作者必须深入生活,写真人真事,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,艺术加工,将文章的空间与时间拓展,枝枝节节,使散文更具延展性和可读性。《鸿门宴》是历史散文,可伟大的文学家司马迁把刘邦的幼稚天真、善伪名钓誉、寡谋计谋、项羽的头脑清晰、善于用人、多谋奸诈,范增的老谋深算,樊哙的勇武,张良的多智都写得淋漓尽致。这些生动的细节我们是无法考证,这是想象的历史现场,因为司马迁并不在场,他只能想象,这就是艺术加工。司马迁并没有虚构人物,也没有虚构事件,早在汉初陆贾的《楚汉春秋》里就有关于鸿门宴的文字记载,人物是真实的,事件也是真实的。他是基于历史真实之上的艺术加工。艺术加工不是无边的事实,不是捕风捉影,这与小说的虚构是有边界的。一旦超越就不是写散文而是写小说了。真诚与朴实,如同水土之于花木,是个根本,不能改变。散文是一种私密性很强的文体,好的散文都是作者用自己的生活写出来的,亲身遭遇,亲身感受,亲身见闻。我们看到诗人写起诗来轻轻松松就十首百首;小说家一写小说就是十几部,几十部,甚至上百部;但很少有人写过十几部、几十部散文。因为没有那么多

的生活经历,没有那么多源自亲身感受的思想感情。古代名家的散文,以唐宋八大家而论,他们的散文作品都不多,算上广义的散文包括碑文、墓志之类的应酬文字,也比不上他们的诗词作品多。这是散文的特性和基本伦理决定的。

茅盾讲:“散文的美在于自然、真实和明快。”真实的生活和情感是散文的基石,而明快的语言和流畅的文笔构筑的意境则是散文的灵魂。实与虚相互依存、相互作用。实是虚的基础,虚是实的升华。没有实,虚就成了无源之水;没有虚,实就失去了深度和广度。在具体的散文中,作者常常通过实来引发虚,通过情感、想象、象征等虚的元素,表达更深层次的意义。比如,一位作者在描述一位慈祥的老奶奶时,可能会引发读者对亲情、岁月的思考。

季羡林也曾说:“散文的真谛在于于情真意切,不矫揉造作。”在写散文时,要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,在思考、避免虚构和造作。情感的真实并不排斥想象和象征的表达,这两者有能更深刻地传达作者的情感。散文之“实”,必华美,“虚”不能空。散文的实与虚,如琴弦上的音符,交织出优美的旋律。实则明理,虚则传情,实与虚的完美结合,才是最美的散文。



《古诗两首·晚眺与题彦颐画中小景》

市二小 刘健 书

